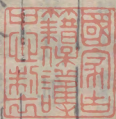




10810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七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下



是日同執政對於內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一

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與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而河東所失者折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解濟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邈去衙以朝廷遣使交割審以無城郭之故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下

指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  
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  
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  
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千數處朝  
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  
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  
殺獍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  
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  
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  
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二

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  
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  
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  
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  
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  
勅有功者卽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  
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  
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  
遠無比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爲  
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余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

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  
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  
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權第有材氣謀畧當靖  
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  
旣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  
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  
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  
旣定會都城破謀弗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  
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件以聞朝廷欲以爲節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  
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凡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  
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是時余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  
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旣迫他  
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  
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  
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  
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川又以狂妄有言  
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候

會極不可追不得已勢湏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骨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右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克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齋劄子召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羣書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

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旣破率衆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四

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問道來獻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叅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宦諳練兵事靖康移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稅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嘗位亮請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

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畧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余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

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去則必恕之以來謹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五

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荅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交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幣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羨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祓余旣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營先者適後官降誕皇子率執跋入賀余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

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勒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爲朝野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凍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擢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師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囚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解救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六

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未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

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  
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  
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余曰解雜亂紛紜者不控捲  
救禍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  
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  
靖康初雖雖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宥決戰  
屢敗颯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  
瀋澗懷三州士氣旣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  
必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  
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七

驅虜吾民剗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  
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  
余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余不欲力爭  
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  
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  
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余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  
論僞命臣僚綯予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  
爲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  
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中公  
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



於有進靖康初余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  
拜昌偕逆以爲執政而奸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  
上卽位首罪爲右丞肅論之頗怒而侍御史王賓亦  
上疏極言奸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言宜以蠟  
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姦無大  
臣節况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奸問慙求去甚力  
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  
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  
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  
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八

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  
官分司而賓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  
湖北爲僉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  
者有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宜褒黜以明功罪  
如趙子崧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閩孝忠之守蔡黃  
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鄂倅趙令禪之應  
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  
褒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禪知黃州規知  
德安千秋遞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  
荆南舒舜舉之棄鄂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

旨隆兩官落職有類此者官事官條具以聞  
彥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置制  
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  
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  
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  
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  
是余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  
先走以鐵騎五百自穎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  
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  
健吏也使後口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爲然  
乃命各轉一官是時范訥王襄罷而開封府與留守  
闕官余薦宗澤於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湖東人  
自爲小官卽卓犖有氣節敢爲不詭隨於世以故屢  
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  
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  
命遂卽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刻忌之譖毀百端不得  
留府中旣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袞  
袞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

澤在磁州丁令一其聽於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

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豈  
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  
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  
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脩治城池  
禮禮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離嫉之者深竟不  
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杜充代之而以  
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  
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一日上批旨遷汪伯  
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北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十

轉運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慤以  
財利強幹稱以爲戶部尚書乃其任也今纔供職遽  
除執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慤措置  
乞少緩之候慤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  
下用宰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當聞政以爲請上  
乃止令遷伯彥而以濟善遷門下侍郎兼中書後二  
十餘日竟除慤蓋濟善土之也余因對復奏曰臣前  
欲少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戶部事  
今陛下已擢用慤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慤兼總

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彙等三爲等至臣竊除諫議

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除奏曰陛下以景衡  
爲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選  
則臺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  
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  
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  
差遣以自便上命余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余  
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  
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然  
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  
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七十一

不通兩京乏糧米價騰踴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求  
道榮嶷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  
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  
令三分留一於行在每綱到卽間撥入京師糧始足  
米價始平又擇使臣八員爲浚汴巡簡每兩員將兵  
五百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  
濫決之患又於兩京城外及浚汴至泗增置巡簡商  
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邸吏分兩番赴行  
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  
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駕運入京者還載諸部

公案圖籍起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  
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十二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十二

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八

建炎進退志終敘下之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重方喫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憂人南平方寇比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儻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一

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哀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旣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君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遷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餽物以招募之漸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千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

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  
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  
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  
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  
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  
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  
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恣犯關河北京  
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  
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旣已不多又  
皆疲劣官馬旣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二

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  
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  
養取之旣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  
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  
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  
國家新罹寇難京師輦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  
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  
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  
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歛科取於民  
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

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統緒盜賊哀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搔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欲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

字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卽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克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勅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遼鄆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



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  
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內以備使令  
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  
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  
征措置渙鄣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  
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較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  
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  
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  
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  
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四

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  
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  
管照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  
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  
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保明推賞中書條具  
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之  
劣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  
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  
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  
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

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盞起州郡莫有能抗  
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  
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  
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  
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  
禦今旣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  
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  
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  
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

方衰單燧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五

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  
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  
嗣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較親  
校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  
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  
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勅以責成功而誅  
負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控禦  
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  
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爲師  
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長皆

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  
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  
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  
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其臨時兵將初不相  
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  
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  
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  
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  
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  
習有故則出戰非將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六

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  
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  
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  
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  
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卽  
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  
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  
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  
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  
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

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  
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  
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  
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  
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  
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  
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  
北東路未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  
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  
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七

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  
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  
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  
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  
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  
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  
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  
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  
伍伍長以牌書同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  
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

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簡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勒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余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墮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八

八

類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脩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爲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干

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  
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  
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  
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  
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  
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  
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  
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  
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  
東西俱製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九

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  
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  
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湏措置控扼以人績加  
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  
騎潛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  
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於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  
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  
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  
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  
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

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  
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共備使彼不敢輕  
濟爲利已博况勝之哉爲今日計莫若於汾河汾江  
汾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  
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詐其自便有故  
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  
精兵則所以固吾圉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  
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  
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  
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陝西京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

西四路募兵而軍器納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  
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  
指揮條具軍器納襖關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  
在置司取內庫甲冑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  
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  
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  
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  
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  
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  
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

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蓋相望異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雱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

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爲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論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賊入狹而用度廣內自

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



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  
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  
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  
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  
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於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  
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  
及見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  
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  
廣党忠關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起行在凡十餘萬人  
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二

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  
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  
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  
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  
項卽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  
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  
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  
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材略者爲  
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  
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

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  
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  
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  
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  
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勞難遽  
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  
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簡劉光世討  
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  
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

悉平殄丁順楊進乃詔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者破襄陽擾京西湖比余建議遣范瑗討之范瑗者  
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  
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閭門  
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  
洩爲瑗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卽位瑗不自安  
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  
武臣卒伍當濶畧之以責後效瑗尚反側至是余奏  
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瑗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  
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  
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齎來領

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  
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  
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  
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  
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  
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曰  
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  
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  
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  
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四

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衛  
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  
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  
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  
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  
至今爲梗方金人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  
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  
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  
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  
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

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五

悔不可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旣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物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物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闔城始

以疏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  
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  
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旣集賊遂斂兵不  
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渰浸京城西北瀾  
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  
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  
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  
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  
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  
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六

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  
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  
羸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  
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  
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  
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  
在宣撫司論不當賊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  
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  
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昔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  
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

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鞭峭皆遠取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闔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歎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姦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七

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玉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歎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

敢居官禁寢殿姦私官人可以見其情狀余奏曰那  
昌旣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那  
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  
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  
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蓋天下  
所同憤嫉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  
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塩茶之法以通  
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  
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  
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八

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  
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果行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九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  
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  
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  
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  
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  
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  
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一

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  
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  
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  
六官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  
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滅矣余再拜贊上曰  
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  
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  
身將兵披甲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  
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  
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倘愉取



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官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二

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倘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蠡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况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變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統緒卽還法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

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榮陽  
成臯間曹操表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  
政議於上前余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  
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  
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剝削將士之  
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  
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旣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  
服柰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白淵衷以定  
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各行事件有旨以觀文

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官室官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

府朝廷降監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  
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  
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黃潛厚爲  
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儔幹辦角遞以發運  
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  
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  
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洵洵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  
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  
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  
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

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身龍祿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祗令每州買馬百疋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祗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疋卽無馬去處必湏科配却及成播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祗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擢已經淵聖責降官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余奏上曰李忠定公文集

李擢在圍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寶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責降官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爲輕典惟猶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玠播擾東南並落職與官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脩城及繕治宮室朝廷給監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脩城又新經

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秣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  
旨撥兩湖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  
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區  
併城等搔擾余奏上曰創舊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  
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隼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  
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解宇  
一切折舊脩葺蓋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  
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下旣而復  
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於余爲姻家故  
密啓之以爲譖愬之端也旣得主批札適同日得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寧府奏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官覲  
大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  
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  
出者頗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  
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  
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  
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幸  
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黽勉雖  
久患疝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遇  
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

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  
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必  
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  
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爲害霸夫君子小  
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  
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  
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能  
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  
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  
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六

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  
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  
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余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告  
廷遷余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  
食邑實封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  
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余以去就爭之遂定進  
退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  
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卽渡河  
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瀋三州  
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

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  
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  
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  
河北盜賊白晝殺人若不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  
張懋又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懋以余嘗沮其執政  
故附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  
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  
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  
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  
甲不可輟邪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圖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賊  
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  
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  
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  
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  
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  
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  
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  
過張益謙令分抄以聞尚書省旣劄下矣樞密院復  
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

行下州縣出牘後數日乃闕過尚書省余始見之  
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  
與伯彥懋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  
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  
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  
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  
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  
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  
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齟成  
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八

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  
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  
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爲金人之  
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  
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  
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車之轍耶伯彥懋無以  
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  
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旣不得逞卽爲傅亮之事初  
王瓌傅亮旣受命爲經制使副卽具畫一申朝廷以  
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遂至與陝西連接如河

府解州亦爲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

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  
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  
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  
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正兵及  
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  
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瓌亮欲厚資給以  
募之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  
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  
以渡河卽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汾河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九

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  
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

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瓌亮行纔十餘日

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卽日過河亮申朝  
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卽令過河無不

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旣過  
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  
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  
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

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



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毆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 卒當此一道而經畧之右者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留邇耳余曰兵事不可遙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

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留如趙克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度鑒察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命鑿靖康大臣不和之失

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

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  
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  
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  
司此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啓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  
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  
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  
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論傅亮乞降  
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金  
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  
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  
李忠定公文集

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  
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三  
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  
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  
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  
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  
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  
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  
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  
實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

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奉施行願陛下致  
察於此倘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  
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  
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與亮款語觀其謀畧智勇  
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  
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  
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  
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  
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  
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二

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  
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  
以輟邪人兵應副錢糧器用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  
不能遣而啓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  
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  
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所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  
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  
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  
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  
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去因再拜

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既退聞亮竟罷乃入  
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復上  
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荅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  
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  
小何須便爲去就余奏曰入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  
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  
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  
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菴仰荷  
瞻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  
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乃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  
李忠定公文集

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  
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  
固宜爲其媚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讚慝指  
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旣已相而猶沮抑不已  
以是爲非變自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群枉  
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  
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  
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方  
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  
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入主以其相爲不足任

到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竊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立聖未還爲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容或謂余曰公決於進退之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患禍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誣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寮爲報私怨納御批除用爲慢君命不責彥國爲黨庇姻戚爭議傅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

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余具表劄辭免不敢當觀文  
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左僕射之命有旨  
令閣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卽行以九月半  
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  
半月繼聞其掠毗陵焚卅陽越江客舟由外江歸梁  
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余傾家  
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項與之遣弟逐賊陰與之  
通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讒謗  
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處江湖

之善地豈可得也聞命卽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五

上盜賊紛擾權寓居于屬邑之崇陽僧舍中暇日閱  
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

恩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十有五日竟以讒罷  
無涖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丘山尚竊廩祿飽  
逸居慙赧深矣然余旣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

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

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因  
取進退之大其次第而總敘之適夫制誥詔命書疏

表劄編纂附

今爲十卷目之

建炎進退志庶幾

覽者有所考焉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  
陔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泰  
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敘

10810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六

二十八年二月某日某事

起初入任某事

某事

